

(美) 弗·纳博科夫著

华明 任生名译

堕落与病态的爱——

罗丽塔



堕落与病态的爱——罗丽塔

(美)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著

华明 合译
任生名

河北人民出版社

封面设计：勿 为

堕落与病态的爱——罗丽塔
〔美〕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著
华 明 合译
任生名

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石家庄市北马路45号)

北京辛店印刷厂印刷 首都发行所发行

787×1092毫米/32 11.25印张 228,000字 1989年2月第1版

1989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0,000 定价:3.60元

ISBN 7-202-00337-6/1·87

序 言

《罗丽塔》，或者《一个纯洁的鳏夫的自白》，这是这本笔记的作者所拟的两个书名，并且作者认可了在这两个书名下所写的这几页不伦不类的序言。笔记作者“亨伯特·亨伯特”于1952年11月16日因冠状动脉血栓形成症而死于囚禁中，就在他的审判预定开始前几天，他的律师，我的好朋友和亲戚，现在在哥伦比亚地区律师事务所的克拉伦斯·乔特·克拉克律师，根据他的当事人的遗嘱的一个条款的要求——这一遗嘱赋予我的著名的侄子在凡涉及《罗丽塔》出版事宜中运用任意决定权的权利——要我来编辑这份手稿。克拉克先生的决定也许是受了这样一个事实的影响：他所选择的编辑刚刚因一部雅洁的书（《感觉制造感觉吗？》）而获得波林奖，在这本书里讨论了某些病态和性反常行为。

我的任务比我俩所预料的要简单得多。除了纠正了明显的文法错误，小心地合并了几个不可分开的细节——尽管“H·H”作了努力，它们仍然象路标和墓碑（陈述了一些地方和人，既不作评价，也不露同情）一样树立在文本里——这本非同寻常的回忆录是完好无损地问世的。它的作者的古怪的名字是他自己的发明；当然，这副面具——一双催人入眠的眼睛似乎透过它在闪烁——不得不带上以符合编故事人的愿望。“黑兹”仅仅与女主角的真实的姓韵脚相同而已，而她的名则与这本书的最内在的脉络紧紧缠绕在一起，不允许你去

变更它；而且（就象读者将会觉察到的那样）也没有任何实际的必要这样做。有关“H·H”的罪行若有兴趣可以去查阅1952年9月的日报；要不是我有幸在灯光底下读到这本回忆录，犯罪的原因和目的也许至今一直完全是个秘密。

为了照顾希望通过“真正的”故事看到“现实的”人的命运的旧式读者，有几个细节要提一下，这些细节是由“兰姆斯代尔”的温德缪勒先生在来信中提供的，他希望不要公开他的身分，那样的话，这个故事和卑鄙的事件的长长阴影就不会达到他为成为其成员之一而自豪的社团。他的女儿“路易斯”现在是大学二年级学生，“莫纳·达尔”在巴黎就学。“丽塔”最近嫁给了佛罗里达州一家旅馆的老板。“理查德·F·希勒”太太于1952年圣诞节死于难产，生下了一个死女婴，地点在格累斯达，坐落在最遥远的西北部。“维维安·达克布鲁姆”写了一本传记《我的角色》，不久将要出版，细读了手稿的批评家称它是她的最好的作品。各个墓地的看守人认真地报告说，没有鬼魂出没。

《罗丽塔》单单作为一本小说来看，它描写的情境和感情，是那些用陈腐的借口来掩饰自己的表情的读者一直感到非常模糊不清的情境和感情。说真的，在整个作品中找不出一个猥亵的词语；确实，受到现代风俗习惯限制而又心安理得地接受一部平庸的小说中作为装饰用的过分粗俗不雅的字眼的强壮的市侩，将因为这里缺乏过分粗俗不雅的字眼而深感震惊。然而，如果一个编辑为了这种心口不一的过分守礼的人的口味，而企图冲淡或删除某种类型的人可能称之为“色情”的场景（关于“色情”这一方面，可以参看尊敬的约翰·M·伍尔西就另一本书所宣布的决定，他说得大大地坦率得多），那

么人们就会完全弃绝《罗丽塔》这本书，因为那些人们可能不适当地指责为肉欲的场景，是在一个简直可以说是坚定不移的道德颂扬的悲剧故事的发展中最严格地描写官能的场景。爱讽刺的人也许会说，商业性色情文学制定了同样的要求；有学问的人则也许会用这样的论断来抗辩：“H·H”的充满热情的自白是试管里的暴风雨；至少12%的美国成年男性——根据布兰奇·施瓦茨曼医生（口头报告）做出的一个“保守的”估计——每年好歹设法去欣赏“H·H”以如此绝望的心情描写的独特经历；在1947年的命定的夏季，如果我们的精神错乱的写日记者去见一个有资格的精神病理学家，那么就不会有什么不幸的事发生了；但是那样一来，也就不会有这本书了。

这个辩解者可能在为重复他在自己的书里和讲演里强调的东西辩解，换句话说，在为“唐突的”结果仅仅成了“不常见”的同义词这一点辩解；一部杰出的艺术作品当然总是独创的，因此从它的本性上来说，或多或少应当是出其不意地令人惊讶的。我毫无美化“H·H”的意图。不用说，他是令人讨厌的，他是卑鄙的，他是道德堕落的明显的例子，一个也许显示了极端的不幸的罪恶与诙谐的混合物，但是没有吸引人的传导力。他令人厌恶地反复无常。他的关于人和关于这个国家的景色的许多荒唐的观点是可笑的。在他的自白里悸动的非同一般的诚实并不能解除他的穷凶极恶地奸诈的罪过。他是变态的。他不是一个绅士。他的小提琴的弦律能够多么不可思议地施展魔法，为罗丽塔招来温柔和同情，从而使我们一边憎恶作者，一边却使我们宛如身临其境。

《罗丽塔》作为一份病历，它无疑将在精神病学领域内成

为一个经典的病例。作为一部艺术作品，它超越了赎罪这一面。对于我们来说，比科学意义和文学价值更为重要的是这本书应当对严肃的读者产生伦理上的影响，因为在这本对个人做出深刻尖锐研究的书中隐含着一个普遍的教训：任性的孩子，自我中心的母亲，气喘吁吁的疯子——他们不仅是一个独一无二的故事中的鲜明人物，而且他们还叫我们警惕危险的倾向；他们指出了男性的强有力的邪恶。《罗丽塔》应当使我们所有的人——父母，社会工作者，教育工作者——格外警惕，并富有远见地致力于在一个更加安全的世界里培育更加良好的一代人。

小约翰·雷博士

写于马萨诸塞州 维德沃思

（任生名 译）

第一部

1 罗丽塔，我的生命之光，我的欲望之火。我的罪恶，我的灵魂。罗—丽—塔：舌尖从腭到齿分三步蹦出三个音节，罗，丽，塔。

她是罗，平淡的罗，在早晨，穿一双短袜，身高4英尺10英寸。她是穿运动裤的罗拉。在学校，她是多利。在虚线上签名时，她是多洛雷斯。但在我的怀抱里，她始终是罗丽塔。

她有个先驱吗？她有，当然她有。事实上，要是我在某个夏天不爱上某个正当豆蔻年华的女孩，也许压根儿就不会有罗丽塔。在靠海的一块王子领地，喔，那是什么时候？那年夏天，罗丽塔尚未出生，她要在象我当时的年龄一样长的岁月之后，才来到人间。一个有点文学才能的杀人犯自始至终能够满足你们的期望。现在，你们可以通过一个杀人犯的奇特的散文体来满足愿望。

陪审团的女士们和先生们，能满足你们期望的第一号证据就是，这里要说的事是为高贵的六翼天使们所嫉妒的事，这些天使们个个误传消息，头脑简单。那就请瞧瞧这乱作一团的荆棘吧。

2 我生于1910年，在巴黎。我的父亲是位绅士，一个容易满足的人，他是一盘种族遗传基因拼成的色拉：瑞士公民，混合了法兰西和奥地利血统，血管里还流着少量多瑙河的水。我打算立刻寄出一些蓝色有光纸印的可爱的明信片。他在里维埃拉拥有一家豪华旅馆。他的父亲、祖父、外祖父分别出售葡萄酒、珠宝、丝绸。30岁时，他娶了一位英国姑娘，登山家杰罗姆·邓恩的女儿，两位多塞特牧师的孙女，他们分别是深奥的学问——古土壤学和风奏琴方面的专家。我3岁时，我那很上照的母亲死于一次意外事故（野餐、闪电），在黑暗的过去中只留下一份温暖，她的存在在记忆的空谷里已了无痕迹，要是你尚能忍受我的语调（我是照谈话的样子来写作的），那么在山谷之上，我那幼年时代的太阳已经落下：不用说，你完全知道，那些往日芳香的遗迹已经荒芜，小虫子飞落在野花盛开的篱笆上，或者漫者突然进来横越而过，在小山的脚下，在夏日的黄昏：一种柔软的温暖，各种金黄色的小虫。

我母亲的姐姐西比尔，嫁给了我父亲的一个侄子，随后即遭冷遇，她在我的现在的家里充当不取报酬的家庭女教师和女管家。后来有人告诉我，她一直爱着我的父亲，在一个下雨天他利用了她的爱，到天气转晴时他就忘却了。我非常喜欢她，尽管她的某些规则很严厉——要命地严厉。也许，她要在某个预定的时候把我塑造成一个比我父亲更好的鳏夫。西比尔姨妈有一双外圈粉红的蓝眼睛，一身象蜡一样的肤色。她写诗。她的迷信也富有诗意。她说，她知道在我16岁生日之后不久她就会死去。果然如此。她的丈夫是个香水旅行推销员，大部分时间在美国，最后他在那里建立了一家公司，并

购置了一些不动产。

在一个幸福的世界里，我成了一个快乐健康的孩子，世界里有各种连环画，有洁净的沙滩，有桔子树，有友好白狗，有大海的风光和微笑的脸庞。豪华的米那拉旅馆象一个隐蔽的世界围绕着我旋转，这是一个处在外面那个更其蔚蓝明朗的宇宙中的经人掩饰的宇宙。从系围裙的清洁工到穿法蓝绒的当权者，人人都喜欢我，人人都疼爱我。年岁大的美国太太们靠在藤椅上象比萨斜塔一样朝我倾斜过来。破落的、无力付钱给我父亲的白俄公主们给我买高价夹心糖。我亲爱的小个儿爸爸，他带我出去划船、骑自行车，教我游泳、潜水、滑雪橇，给我读《唐·吉珂德》和《悲惨世界》，我崇拜他，尊敬他，每当我偷听到佣人谈论他的各种各样的美丽而善良的女朋友时，我总是为他感到高兴，我父亲的这些女朋友使我懂得了许多事，而且说起话来亲切温柔，为我不幸失去母亲而流下珍贵的泪水。

我上了一所离家几英里的英语日校，在学校里玩网球和板球，成绩优秀，跟同学和老师都相处得很好。我能记得的唯一的一次确切的性事件是这样一件事（因为它就发生在我13岁生日之前，也就是说，在我初次见到我的小阿娜贝尔之前），在学校的玫瑰花园跟一个美国小伙子进行了一次严肃、体面、纯粹是理论上的关于青春期惊人变化的谈话。这小伙子是当时大名鼎鼎的电影女演员的儿子，他很少在现实世界里看到她。此外，对某些照片，对皮雄的富丽堂皇的《美人》这幅画上那用无比柔和的线条描绘出来的雪白的乳房和阴影部位，我的性器官会产生某种令人兴奋的反应。皮雄的画我是从旅馆图书馆里大量镶了大理石框架的绘画中偷出来的。后来，我

的父亲以一种令人愉快的温和态度，告诉了我他认为我需要的有关性方面的知识；这事就发生在1923年秋天送我去里昂上中学之前（我在里昂度过了3个冬天）；但是，那年夏天，他同德·R太太和她的女儿去意大利旅游，而我却没有可以倾诉，没有人可以商量。

3 阿娜贝尔，象本书作者一样，具有混合型血统：就她来说，是一半英国血统，一半荷兰血统。如今，我已不象几年前，即在认识罗丽塔之前那样分明地记得她的容貌了。有两种形象记忆：一种是，你就睁着眼睛，当你在思想的实验室里熟练地再创造一个形象时可以看到的形象（于是，我在这样一些一般性的短语中看到了阿娜贝尔：“甜美的皮肤”，“细细的手臂”，“棕色的短发”，“长长的睫毛”，“鲜艳的大嘴”）；另一种是，当你闭上眼睛，在你眼睑的黑暗的内面，你不断唤起回忆，可以看到与一张可爱的脸完全相同的视觉上的复制品，一个色彩自然的小小的精灵（我就是这样看到罗丽塔的）。

因此，在描写阿娜贝尔时，我要严格限制自己，只说她是一个比我小几个月的可爱的女孩子。她的父母是我姨妈的老朋友，象我姨妈一样古板——他们在离米拉娜旅馆不远的地方租了一幢别墅——秃顶的、晒黑的利先生和肥胖的涂白粉的利太太（生于瓦纳沙万内斯）。我多么讨厌他们！起初，阿娜贝尔和我讨论周围的事。她总是抓起一把细洁的沙子，然后让沙子从指缝间漏出。我们头脑里转的念头，是跟这个时代环境中那些聪明的欧洲少男少女们一样的，而我怀疑，我们是否应当把个人才能更多地花费在世界上大多数人身上，花费在网球比赛、无限、唯我论等等东西上。小动物们的柔软

和脆弱使我俩同样感到强烈痛苦。她想去某个闹饥荒的亚洲国家当看护；我则想要成为一个著名间谍。

我们立刻疯狂地、笨手笨脚地、不可告人地、苦恼地相爱了。我应当加一句：毫无希望地相爱了，因为想互相占有的狂乱仅仅通过两个人的灵魂和肉体的每一部分的实际接触和吸收就可以得到缓和；仅此而已。我们甚至无法幽会，象贫民区孩子轻易就可以找到机会这么干那样。经过一番荒唐的努力后，一天夜里我们终于在她家的花园里相会（在深更半夜），我们唯一能找到的隐蔽处是不让人听见但依然在海滨聚居区视野之内的地方。在离我们的年长者几英尺远的柔软的沙滩上，我们时常手脚伸开躺着渡过整个上午，抑制着一阵阵突然袭来的欲望，我们利用每一个可以找到的借口互相触摸：她的手，半藏在沙里，会朝我爬来，细长的棕色手指梦游似的越来越近；然后，她的乳白色的膝盖开始作一次长途漫游；有时，偶尔有一个小孩子们建造的堡垒，正好让我们在里面互相吻那带咸味的嘴唇；这些不完全的接触把我们健康的、没有经验的躯体驱入一个炽烈的情境，甚至冰凉的海水（在海水下我们依然互相摸索）也不能带来宁息。

我在成年岁月的流浪中所失去的某些珍贵的东西中，有一张我姨妈拍的快照，上面有阿娜贝尔，她的父母，还有一位叫库柏博士的沉着踏实、老资格、腿有点瘸的绅士，那年夏天他在追求我的姨妈——这些人围坐在一张街头咖啡馆的桌子旁。阿娜贝尔没有照好，照相时她正低着头在吃巧克力冰淇淋，她的瘦削的裸露的肩膀和头发的头露在白糊糊的曝光中还依稀可辨（按照我记得的那张相片），只是失去了可爱的浓淡色调；但是，尽管我坐在离他们有些距离的地方，却

有点过分触目地出现在相片上：一个郁郁不乐的、眉头紧锁的男孩，穿一件深色的短袖衬衫，一条做工精良的白短裤，两腿交叉，侧面而坐，目视远方。那张相片照于我那命定的夏季的最后一天，就在我们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企图反抗命运之前几分钟。在简直不算借口的借口下（这是我们最后一次机会，一切都不在话下了），我们溜出咖啡馆来到海边，找到一片荒凉的沙滩，在用几块红岩石搭成的一个山洞的紫色阴影中，我们俩贪婪地拥抱了一阵子，唯一的见证是不知谁丢失的一副墨镜。我跪在地上，正要占有我心爱的人儿时，这时，两个满脸胡须的沐浴者，一个老渔夫和他的弟弟，从海里走出来，满嘴教唆人的下流话。4个月后，她在科孚^①死于斑疹伤寒。

4 我翻过一页又一页可耻的回忆，我不断地问自己，当时，在那遥远的夏天的灿烂阳光下，是否意味着我的一生从此出现了裂痕？或者说，我对那女孩子的过分的欲望仅仅是一种固有的奇特癖性的最初征象？当我力图分析我自己的渴望、动机、行为等，我就沉迷于往事的想象中，这些想象以无尽的变化助长了分析能力，同时使每一条视觉之路分出岔路，随后再没完没了地分出岔路，我过去的景象于是变得快令人发疯地错综复杂。然而我确信，罗丽塔借一种不可思议的、预言性的方式在阿娜贝尔身上就开始出现了。

我也清楚，阿娜贝尔之死引起的震惊加重了我那恶梦般的夏季的失落感，这在我整个沉闷的青春岁月里构成了一个无法清除的障碍，妨碍了任何更深一层的风流韵事。我俩之

^① 希腊西北部的一个海岛

间，精神和肉体和谐完美，这在今天那些乏味、粗俗、安分守己的少年看来是难以理解的。她死后很久，我依然感到她的思想在我的思想里漂浮。在我们相遇以前很久，我们一直在做着相同的梦。我们对照日记，我们发现了奇妙的类似。同一年（1919年）的同一个六月里，在两个相距遥远的国度，一只离群的金丝雀飞进了她的屋子，也飞进了我的屋子。喔，罗丽塔，你一直就是这样爱我！

我用对我俩不成功的初次幽会的说明来结束“阿娜贝尔”阶段。一天晚上，她设法骗过了家里恶狠狠的警戒。在她家别墅背后一个有点吓人的长满叶子细长的含羞草的小树林里，我们在一段低矮的石头墙的遗址上找到了一个藏身之处。透过黑乎乎的柔弱的树丛，我们能看到亮着灯光的窗户上的蔓藤花纹，这些花纹经过敏感的记忆的彩色墨水润色，如今在我看来就象是扑克牌——大约因为当时仇敌正忙于打桥牌。我吻她张开的嘴唇的嘴角和耳朵的滚烫的耳垂时，她颤栗着、痉挛着。在细长的树叶的廓影之间，一群星斗在我们头顶闪着微弱的光：生机勃勃的夜空似乎象她那轻薄的连衣裙里的躯体一样裸露着。我看见她那张衬着夜空的脸庞，惊人地不同寻常，仿佛自身在放射出微弱的光辉。她的两条腿，可爱的充满活力的大腿没有并得太拢，当我的手伸到渴望摸到的地方，那张孩子气的脸发生了半是愉快半是痛苦的梦幻一般让人害怕的变化。她坐得比我高一些，每当她独自感到狂喜时，她总是要来吻我，她的头会睡梦般温柔地垂下来，几乎显得有点悲哀，她的裸露的膝盖紧抵着我的胸口，随后又松开；她的颤抖的嘴，仿佛尝了一种神秘的苦药般扭曲了，吸气时发出一阵丝丝声，冲着我的脸。她起初用干的嘴唇使劲摩擦我

的嘴唇，试图减轻爱的痛苦；接着，我的心肝神经质地一甩头发缩了回去，随后她又会暗中靠近我，让我去满足她张开的嘴，这时，我慷慨地准备把一切献给她，我的心，我的生命，我的法定继承权，我把控制我的激情的权杖交到了她那不相称的手中。

我回想起一种扑粉的气味——我猜想她是从她母亲的西班牙侍女那里偷来的——一种甜甜的、低级的麝香型香水。这气味跟她自己的饼干味混合在一起。我的感官突然满得溢了出来；附近树丛中一阵突如其来的骚动妨碍了流溢——当我们互相分开时，发现那可能是一只爬行的猫，真叫人心绪不快，而这时，从房屋那里传来她母亲呼叫她的声音，带着一种拔高的严厉的音调——紧接着库柏医生重手重脚地一瘸一拐走进花园。但是，那长满含羞草的小树林——朦胧的星光、颤栗、欲火、树蜜，以及疼痛，依然留在我心里，自那以后，那个小姑娘的柔滑的四肢和炽热的舌头一直缠绕着我——直到最后，在24年之后，我才借另一个小姑娘作她的化身，来摆脱她的魅力。

5 我的青春岁月，当我回首时，似乎都匆匆离我飞逝而去，那些岁月都成了乏味而重复的片断，就象一个火车旅客看那后面急驰的游览车厢，仿佛早晨的暴风雪般地扔出用过的薄皱纸。我讲究在与女人的关系上保持卫生，在这方面我讲究实际，认真而刻薄。而在伦敦和巴黎，作为一个大学生，有薪金的女士们就使我满足了。我的学习认真而紧张，尽管并不特别有成效。起初，我打算象许多缺乏才能的人一样，拿一个精神病学学位；但我甚至比那些人更缺乏才能；我太没

有信心了，我半途中止了当一名医生的努力，这是一个特别会让人枯竭的职业：我转到了英国文学专业，许多遭受挫折的诗人，把成为这里的一个吸烟斗穿漂亮花呢衣服的教师当作自己的归宿。巴黎于我很适合。我跟被放逐国外的人讨论苏联电影。我在双人房间里跟同性恋男子们坐在一起。我在不出名的杂志上发表词语委婉的小品文。我写模仿作品：

“……冯， 库尔柏小姐，
也许转身把手放在门上；
我不会跟随她。弗雷斯卡也不会。
海鸥也不会。”

我的一篇题为《在一封济慈致本杰明·贝利的信中之普鲁斯特式主题》的论文，受到六、七个读过它的学者的暗中称道。我把(用法语写的)专著《英国诗歌简史》投寄给一家著名出版公司，然后着手为讲英语的学生编写法国文学手册，这项工作我一直进行到40年代——到我被捕时，最后一卷几乎就快出版了。

我找到了一份工作——在奥斗伊教一群成人学英语。接着，一所只收男孩的学校聘了我两个冬季。我不时还利用我在社会上认识的一些工人和接受心理疗法者，由他们陪同去访问各种院校，比如孤儿院和少教学校，在那里你能看到处于发情期的脸色苍白、眼睫毛乱蓬蓬的姑娘，她们丝毫不会使你想起梦中的倩影。

现在，我想谈谈下述一种看法。在9岁到14岁之间的年纪，有一些处女，对某些比她们大2倍或3倍的旅游者来说，

她们所显示出来的真正的天性不是人类的天性，而是宁芙^①女神的天性（也就是说，是魔鬼的天性）：这些造物的精英，我建议称作“小仙女”。

人们将注意到，我用时间术语代替了空间术语。实际上，我将让读者明白作为界限的“9岁”和“14岁”——明镜般的海滨和粉红色的岩礁——是一个让人着迷的小岛的边界，我的那些小仙女在这小岛上游荡，四周是无边无际的茫茫大海。在这两个年龄极限之间，所有的女孩都是小仙女吗？当然不是。不然的话，我们这些知情人，我们这些孤独的漂泊者，我们这些狂想者，也许早就发疯了。漂亮的外表并不是标准：粗俗，或者至少按某种社会阶层的条件来说算是粗俗，这并不削弱某些神秘的特征，如奇异的温雅，不可捉摸性，变幻莫测性，无法抵御的销魂的魅力，正是这些特征把小仙女从她的同龄人里分离出来，后者更依赖于共时现象的空间世界，不象前者那样依赖于使时间颠倒错乱的无形的小岛，而罗丽塔就在这小岛上跟她的同伴一起游玩。在这同一年龄限制之内，真正的小仙女的数目远远少于暂时不起眼的少女的数目，或者一本正经的少女的数目，或者“聪明可爱”的少女的数目，或者甚至“甜蜜的”和“吸引人”的少女的数目，以及不标致的少女、肥胖的少女、没有身段的少女、毫无兴致的少女的数目，实际上这些都是具有人的天性的少女，有肚子和辫子，她们有的可能变成非常美丽的成年女郎，有的则不能（瞧瞧那些穿黑长袜戴白帽子的丑陋的矮胖子一个个摇身变成了极漂亮的电视明星）给一个精神健全的男人一叠读小学时的女孩或女童子军的照片，要他指出一个最可爱的少女来，他未必能在

① 希腊神话中半神半人的少女。